



1 3
1899
33



門 4 3
1899
33

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昭求

天中記三十三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卿

卿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

也

釋名

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也

漢官

卿之

爲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

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

傳曰古今辯然否則之士

白虎通

高位

齊侯使敬仲

陳公子完

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故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

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位請以死告

莊二十

內外必平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晉語

三旌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

肆遂不受也

莊讓王

注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故

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虞卿再說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

卿史記虞卿躡步擔簦說趙君一說贈金百鎰再說以爲

上卿古史考

巧宦汲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漢書潘岳

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

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閑居賦

再至濮陽段宏始事蓋侯王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

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黯傳

九列章立成作詩戒示子孫曰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注九卿之位漢書

下括河海更始時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豫章李淑上書諫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敗財傷錦所宜至慮後漢

位亞三事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上

考課王景課事云卿考課一曰掌建邦國以考制治二曰九卿時敘以考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奏議四曰其厲眾職以考摠攝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留獄也北堂

九卿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自周以來始有三公九卿之號漢世雖號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卿字梁又象四時置十二卿後魏依南齊以前置九卿又各加少卿焉唐龍朔二年加正卿以別少卿幼學

記五代史百官志

狗虛忘實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劉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為

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入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
狗虛名而忘事實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
為亞獻祥道為終獻唐舊

名卿韋洪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
賴為長慶名卿本傳

列棘九卿位為列棘作事成務南史

通寒暑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晉志

主治萬事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隋志

君貳鄭文展廢良游敗子而立太叔弟敗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至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曰無昭惡也襄二十

歸嚮卿嚮也言為人所歸嚮也王海

太常卿

太常昔舜攝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即其任也周
時曰宗伯是為春官掌禮樂秦改曰奉常漢更名曰太
常應劭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前漢常
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宋志

奉常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王者旌
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
曰奉常也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漢書

九卿之首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解詁
賜金高祖滅秦已登尊號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
擊住高祖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設綿蕪野外習之

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畢復置法酒無敢謹譁失
禮者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
金五百斤史紀通起朝儀帝拜爲奉常前叔孫傳惠帝卽位迺
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
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漢書

文學晁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不事權貴杜業有才能選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供具恩禮桓榮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
同飢覓而榮講誦息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
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
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

學之爲利乃若是哉明帝卽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大
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倉
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
發難上謙曰太常在是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
其恩禮若此

父子太常桓榮子郁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初榮受
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減其煩辭後郁又刪之由是有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果敢直言周澤字穉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
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
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東觀漢記

清節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續後漢書

難經伉伉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華嶠後漢書

履道忠恪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臧榮緒晉書

還第攝事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啟府舍窄狹不足移家母鍾年高違離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晉起居注

臨軒作樂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寧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中興書

行為俗表賀循字彥先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元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祚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為俗表加以位處上卿居身服物蓋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為賜以六尺床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上

妙簡時望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為任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收儒雅會稽王淑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諷議朕所懿仰其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上

漢武初號建元文景子無會稽王此晉康帝建元元年詔也萬卷菁華云前漢武帝本紀合璧云漢武帝

制俱誤

閑職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閑職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

齊書

鳴鐸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常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意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後周書

罇子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傳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子者

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子也眾弗之信徵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上互見博學

復求太常李元忠爲侍中雖處要任殊不以務物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留連宴賞每挾彈雉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院步兵吾師也元忠嘗爲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你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天中記 卷三十三
捉筆賦詩楊師道字景猷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唐書
聲伎入流竇誕爲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爲大樂鼓吹官僚於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虛至大官自是以聲伎入流品者益以百數唐舊唐
親導母輦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官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輦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上

儒法 趙宗儒爲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

會朝聘饗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何必關白以宗儒懦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上

尚書裏 崔日知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叅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爲尚書裏行遂爲口實國史補

互見樓

彭年 江南陳彭年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該洽常攝太常卿尊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筆談

宗官 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周禮

注春官

宗卿卿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泥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梁陸倕表

學冠儒林太常卿位任特隆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者可以居之職員令

秩宗太常寺古曰秩宗唐志

容臺太常曰容臺類要

禮寺唐曰司禮寺唐志又曰禮院杜牧之行杜濠制

禮部立國之本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歷代迄今謂之清選白居易制

禮樂之司劉賓客為杜佑謝男師損等授官表云太常

實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本集

聲樂之司本寺禮儀聲樂之司官屬亦妙選才也兩京記韓愈為權德與墓碑

少卿

清選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為之後魏書

孝感元順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感所致上

謹帝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

被讓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誚之天下其以士輕乎舊唐

宋定張文收尤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饗徹時人服其妙上

宋讓中令薛稷遷太常少卿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勲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僚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爲戶部尙書上

稱職韋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辨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上

就決疑議鄭肅太和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時魯王承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後魯王爲太子以楊妃故得罪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承之無罪盡誅陷承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上

端凝若植馮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兄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太和

九年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嘗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惣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爲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

寺丞

定禮決凝陶覆之字孫宗爲太常丞凡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爲之語曰定禮決凝問陶覆之

陶氏家傳

聞曲光宅中改太常爲司禮天后時李嗣真爲司禮丞

聞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職林

聞曲知難作李嗣真字承胄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常自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央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眾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

唐書

世洗編鍾宋洸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洸曰其間有一是古制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厯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復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

聞非此耶洸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鍾而應之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沽洗之編鍾耳請旦獨掇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知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損客別乃隨徵行認一鈴言亦編鍾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不與眾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乘在金奏者與錄
錫鼓

博士

辨五禮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凡王公已下擬諡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六典

詢度大典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當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爲可晉中興書

勃宰理窟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遣覓張先廉船同旅愕然旣同載俱詣撫軍劉真長謂撫軍曰今日爲公得一士太平博士之選旣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荀子
圖釋象經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呂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初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

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太宗卽徵才令直弘文館

唐舊

儒而不俚呂才爲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感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

新

立議咸服韋叔夏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真等章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各及饗明堂皆

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立議眾咸推服之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

上

引誼固爭唐紹爲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爲非禮引誼固爭

唐書

博士蔣欽緒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上

准君爲僭中宗將爲韋后父鄴王陵廟各置五品令太常博士楊孚曰興寧永康陵尙置七品令鄴王不可上踰先帝又勅武氏崇恩廟齋郎以五品子充孚曰太廟齋郎尙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宜取五品也上曰太廟可准崇恩置孚曰崇恩爲太廟之臣太廟爲崇恩之君

以臣准君猶爲僭逆以君准臣奈天下何事皆寢

通典

賜物袁利正高宗時爲博士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帝納之傳詔曰卿奕由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乃賜物百段

職林

請爲別廟

陳貞節遷太常博士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

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

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

爲第七室

唐書

特建新意裴寬爲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饗廟用

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爲廟尊忌卑則登歌廟卑忌尊則去簫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

清雅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之司屬亦擇才博士尤

爲清雅

雍洛靈異錄

不專胥吏陸亘字景山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

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倚以倨橫賴是須要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參議偃蹇亘台之胥曹失色由是國忌饗禮不專於胥吏

唐書

元和新禮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爲太常散吏部卿知其書生補爲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故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上

問無不通崔龜從字玄告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其於祖禰則理宜稱考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

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詳其圖法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請降爲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旣沒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從之舊唐

相崔龜從記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入並時同位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書杜元預提印使西蜀今僕射相公始與鄭肅中與韋琮同居中書余復叨重委因志所聞以遺他日亦以知博士之選爲重焉時令狐綯父楚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續通典

集禮院令狐綯守兵侍同平章事其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而同列必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太常禮院因改爲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上

詳曲臺儀令狐楚曰叔孫通起帝典於桴鼓之中自比

以還鴻生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洪稀不以此進乞帝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爲博士今行能在臣右者知其班末祿寡莫不以博士爲愧臣獨以爲榮詳曲臺之儀法攷庶僚之功行太常三卿始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晏公類要

藏旂常楊收字藏之裴休作相以收深于禮學用爲太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唐書

大理卿

廷尉古官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

曰尉尉尉也言以兵獄羅尉姦非也猶刺史刺舉不法也

韋昭辨釋名

王者置廷尉讞疑刑者官之平下之言也尉

者尉民心撫其實也安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爲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爲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帷尸稽於寸舍則法有分故爲尉示與尸寸宋均注曰士事也垂係也屍人死也人死不可無乃戴之者示天下不可無死也

春秋元命包

平星平星主建廷平王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

故星讚曰平星執法正綱紀也

天文錄

作士齊職儀云大理古官也唐虞以臯陶作士士理官

也初秦置廷尉漢景帝改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初學記

過聽殺人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是

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甲子必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

韓詩外傳

楚令尹文子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於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

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說苑

社稷臣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輅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輅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上

不敢失法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二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子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新序

樹德季羔爲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蒯聵有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遂又曰於此

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矣主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

天下之平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嘗行有人從渭橋下出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方是時上誅之則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
人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令
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如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前漢

決疑平法于定國爲廷尉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其決獄
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
冤士潘岳楊荊州諫曰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蒞其任
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臯呂稱侔于張選
臯臯陶也虞書曰帝曰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呂侯

爲周王司寇周書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號稱詳平孔光爲廷尉光久典尙書練法令號稱詳平
時定陵侯淳于長座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
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
議迺始等於法無以解請論光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
合無義則離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
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前漢

決生子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
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於縣縣不
能決斷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
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

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謝承後漢書

稱有恩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胤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

會稽典錄

世掌法郭躬字仲孫元和三年爲廷尉家世掌法務在

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躬弟子鎮子廷尉

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

後漢

奏附經典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

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

上

法名家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

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上

施恩開怨范堅字子常爲廷尉奏王典吏邵廣盜官慢

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廣息雲宗二人自沒爲官奴婢

以贖父尙書議可持聽堅駁之曰此爲施一恩於今聞

萬怨於後顯宗從之正廣刑

晉中興書

賤刑名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

刑名也隋書

所斷無言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決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刑若死灰心如鐵石唐新語二唐俱作高宗新唐自述其考云

抵罪無怨張文確遷大理卿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確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

確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舊唐大理卿袁仁敬暴

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怨

親今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通典開元二十一年事

詳刑龍朔二年改大理爲詳刑光宅元年改爲司刑舊

中外推重王正雅字光謙穆宗時爲大理卿會宋申錫

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

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

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

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上

辨奏張仁愿開運初爲大理卿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功臣子欲宥之仁愿執奏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執方 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有止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

唐官品志

大理少卿

明刑職法 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思理平斷明

刑職法者

後魏職令

二絕 宋世執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正天子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執時人以爲寺中二絕之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也

北齊書

執法一心

趙綽爲大理少卿時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

褱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撼威天心何論撼動木上乃止時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正人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太宗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

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
爲大理少卿唐新語胄性既強正處斷明速議者以爲法
官稱職事無冤濫武德以來一人而已舊

人命所係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轉司刑少卿與皇甫
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
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
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新嘗謂所親曰今
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
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
是少衰時人此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
遠舊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暮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

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爲
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
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
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
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
見其比新猗歟徐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舊
兄弟守正崔昇兄玄暉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
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暉固陳其枉
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冤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
謀爲不軌玄暉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
玄暉弟昇時爲司刑少卿又請實以大辟其兄弟守正

如此舊

詰責無懼桓彥範爲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今旣曰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上

守法一定太和四年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卽陛下守法之司一定之制不可搖動若朝視而暮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哉續通典

寺丞

守法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栢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正免官高宗大怒命促行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但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栢而殺兩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栢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築令出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旣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吏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試御史大唐新語杜景儉徐有功並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正

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通典

活法死法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行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唐新語

寺正

何公茂陵何比干漢武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氏號曰何公三輔決錄注比干學尙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何比干字少卿何敞六世祖也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

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騎車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入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故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何氏家傳

庭中稱平黃霸字次公昭帝時俗吏尙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

漢書

南士秀望

顧榮字彥先入洛以南士秀望累遷廷尉正

晉中興書

清嚴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憚食

簿寺卿蔡法度欲解渴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南史

推察得情

蘇瓊爲廷尉正時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

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

眾寺署臺按始自於瓊也

北史

應正論

王志愔爲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

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員多不奏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遂上應正論以見志

唐書

評事

刑置

宣帝詔曰今遣廷史與郡

獄任輕祿薄其爲置

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厭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始置左右而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帝爲廷尉右平謬矣漢書通典據家傳則與前後書俱不同

行能高潔馬宮字游卿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漢書

濟者甚眾顧榮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眾晉書

上便宜事何攀字惠興居心平允莅官整肅爲滎陽令

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其斷疑獄冲始歎服晉書

羅織則天時左臺御史中丞來俊臣司刑評事康晔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里響應舊唐書

詰對五六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詰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餘于司農未卽路繫在州獄大里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切貴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卽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詰誤者悉免

唐新語

擢拜理評杜暹授鄭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
宜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非
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
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

三緊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
署為之俗號三緊官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北省之次
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以其銜恩按覆彈射不法也赤
尉坐緊以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人仕之路歷是三官
者時輩共以為榮也兩京雜記

北寺評刑北寺鸛鳩之政無聞陳子昂集榮加天寵職察雲

司上

大理曰大棘

鄭氏談綺

用進丞於棘路往治讞於竹刑

胡文恭

進丞讞寺上

進丞法局上

進丞卿讞上

治讞之丞

上

法卿貴丞上

往司李法之讞上

棘寺初銜命

劉喜卿

太僕卿

正

穆王命伯問為周太僕正作罔命曰命汝作大正

正千羣僕侍御之臣

書

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孔注

太僕穆

王所置也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

漢書

太僕掌車馬

天子出入大駕則奉小駕則御

續漢書

夏

侯嬰高祖為沛公為太僕常奉車竟高祖世以

太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
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後為

天中記

卷三十三

三

太僕

漢書

藝文作灌嬰誤

數馬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爲簡易然猶如此

漢雜事

予代父爲

公孫賀字子叔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

初爲太僕後入歲代石慶爲丞相子敬聲代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

上

元封三年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賦

詩太僕賀曰修飭輿馬待駕來

古文苑

上林賦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鄭玄曰孫叔者太僕賀也

選

善事人陳萬年字幼公以高第入爲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

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二千

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爲御史大夫

漢書

禦侮

祭彤字次孫幼有志節建武中拜遼東太守彤有

膂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後徵爲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漬即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也

東觀記後漢書

宣揚國命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獻帝時

為太僕及李催寺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
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
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漢後獻帝以岐為太僕持
節安慰天下漢續後通典御覽俱同

牧馬充牣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畜是以牧馬充牣其
後征吳得以濟事晉諸公贊

司僕王莽改太僕為太御唐龍朔二年改曰司馭武后
光宅元年改曰司僕通典

還鄉賜袍張暉為殿中監太僕卿天寶初暉還鄉拜掃
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勅郡縣供
擬暉垂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連接數里衣冠榮之

封還詔書韋弘景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
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與給薛存慶封還詔書論

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所
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
之行絜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敘散
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
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勲則
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
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
不得已改衛尉少卿俱舊唐

丞張敬字子高為太僕丞漢書

光祿卿

郎中令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故曰郎中令

齊職儀

謂之郎中令者言領諸郎而

爲之令長

漢官

漢武帝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

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故曰光祿勳應劭鄭玄並云勳猶閭也今光祿勳

則古閭之職

後漢初學記

陰重不泄周文者名仁景帝初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爲不絜清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上所賜甚多

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以爲先帝臣重之

漢書

屏人恣言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

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以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

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書

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

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史記

白馬生

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隋容湛

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後漢

周密敬慎

杜林字伯山從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天中記

卷三十三

三

儒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
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上

問投蜺楊賜字伯欽拜光祿勳光和元年嘉德殿前有
青赤氣帝惡之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
博學碩儒故密諮問宜極陳其意賜上疏陳請案春秋
識天投蜺海內亂今妾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書

鮐鮐郭憲字子橫爲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
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勒帝
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
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
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胘脅不

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車不動
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漢後

稚孫堪字子稚爲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
字稚都京師號爲二稚上東觀記作二稚

九列陳蕃字仲舉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
乃上疏諫曰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見則容悅
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今
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
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誠欲陛下從是
而止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安平之
時尙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

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職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上

賜穀袁渙字曜卿閩之孫滂之子也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卒官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魏志

變鱗甲王肅字子雍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辨之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

有頭言之敗

上

至德清純孟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勸之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嘆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別傳

不見爲恨鄭袤字林叔高貴鄉公時爲光祿勳母丘儉作亂景帝時爲大將軍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上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以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及於近道上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問以計謀

王隱晉書

袤父泰字公業與華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

晉陽秋

居世之難

鄭默字思元袤子也轉光祿勳默寬冲博愛

天中記

卷三十三

三

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
廝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
書晉

擅奇王惠字令明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
謂傳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
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南史

少卿

殷漏不沒邢虬字神虎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
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
沒時人異之北史分紀虬字神寶神寶產字也誤

授職每誠柳亨拜光祿少卿太宗每誠之曰與卿舊親

情素兼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豐美
好射獵有饗酒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
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舊唐

太官令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太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

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髮怒勅斬正正
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治吐炎焦膚爛肉而
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虧肌截骨曾不
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但臨御
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
也詔乃捨黃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九列首庾水用樂謨詔草曰光祿九列之首且職典吏

署選貢惟允其以前散騎常侍謨爲光祿勳

本集

鴻臚卿

鴻臚胡廣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昔

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

漢官解詁

劉熙曰腹前肥者曰臚言以京師爲心腹王侯外國爲

四體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大也臚

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也

辨釋名

鴻臚漢卿官也周

禮大行人掌賓客及諸侯朝覲事卽其任也漢官云奉

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改曰大鴻臚初秦又有典屬國亦掌蠻夷降者漢亦因

之成帝并入大鴻臚王莽改鴻臚爲典樂

初學記

不任賓贊蕭由字子驕望之子也爲陳留太守元媚

姦

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還歸故官

漢書雜事

金穴郭况光武郭皇后弟也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

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

兄家爲金穴

後后紀

與帝通夢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

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

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

嶺山爲鹿門山

襄陽耆舊傳

靜嘿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爲大鴻臚太常爲人靜嘿少

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蜀志

移書燉煌崔林爲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

魏志

大鴻臚小鴻臚韓宣明帝時爲大鴻臚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喜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州爲大鴻臚暨爲賢人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上

有出境才

張儼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見其人

鴻臚使于晉吳主孫皓謂儼曰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無古人延舉之美磨鋒淬鏑思不辱命旣至車騎將軍賈充尙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

吳錄志記

才任專對

晉使者俞歸至張重華識張鑒才任專對拜

典客令歸責鑒禮供給薄鑒曰樊國僻小隔絕皇風行臺撫臨萬里傾躍今大義未崇先存口實非昭德示訓之謂也歸改容謝之

前涼錄

典客李安世天安初爲主安今齊使劉續來聘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續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續可

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官稱于上國續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明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

魏志

異名

大鴻臚梁加卿字曰鴻臚卿除大字

五代史百官志隋唐

因之龍朔一年改爲同文卿光宅初改曰司賓卿典採樵劉世龍高祖時從平京師累轉鴻臚卿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勲人而國用不足世龍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疋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

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舊

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

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

新

有祿能否

王敦爲鴻臚卿謂院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

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晉書

修字宣子

少卿

雅學達理

鴻臚少卿請用雅學詳當明樞達理者

後魏職令

令望

蘇夔字伯尼煬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

帝嘗從容謂字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卽日拜鴻臚少卿

隋書

職業稱

裴光庭開元中權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

天口已

卷三十三

三

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唐書

典屬國昭帝始元六年春以移中監蘇武爲典屬國漢書

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于無能對聖國之間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論衡別通分紀以武爲典屬國誤

習外國事常惠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前漢

掌蠻降者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河平元年省併大

鴻臚上

尙寶

符寶節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並其任也秦漢以來惟旌節稱節餘皆號符焉寶節即璽也秦爲符璽令史記云始皇出遊會稽丞相李新中車府令趙高從高兼行符璽令事是也漢因秦置符節令六典

璽不可得霍光字于孟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前漢

符節令符節令掌天子璽符及節麾幢有銅虎竹使符

中分二人留共半付受為信環濟

從璽文唐因隋置符璽郎天后更名符寶郎授命及神璽等八璽文並琢為寶字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又為符寶郎從璽文也六典

掌寶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舊唐志

宗正

宗正宗正卿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良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掌王親屬是也秦漢因之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為秩宗東漢復為宗正晉曰

太宗正後魏皆同姓為之晉以後雜用庶姓為之至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字

正卿初學記唐武德二年置宗師一人後省龍朔二年改

宗正寺曰司宗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屬寺百官志

劉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時事

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後為

宗正卿德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

也漢書

忠直有行劉向字子叔本名更生德子也元帝初太傅

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宗正

修身行義劉平字公子本名曠明帝初鍾離意薦其修身行義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後漢恤族劉般字伯興建中初遷宗正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上

世掌劉軫字君文梁孝正胤爲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上

至行貞素王覽字玄通孝友恭恪名亞于祥咸寧元年中中大夫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晉書

忠篤寬厚羊祐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欽不審可轉作否山公啓事

貌環雅杜銓字士衡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上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環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魏志

序昭穆宗正卿之職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疎之列六九廟之子孫繼統爲宗餘曰族唐志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

官者亂實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
觀尸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
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舊

整訓屬族杜牧李文舉制取自遠藩擢爲宗正大則提
舉羣史酒掃字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集

第其賢能元稹李從易宗正丞敕昔劉氏子孫在屬藉
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
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
秩序長幼元稹李拭授宗正卿等制明皇而下其屬未
遠諸王在閣朕得其寒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
序盡委之於大宗正司非能賢不敢輕授

國子祭酒

祭先劉熙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酌之也辯云幾會
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
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辨釋名胡廣曰官名祭酒者皆一
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
以祭於地舊說以爲示有先後志注應劭曰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
以酒沃酌漢注

三爲祭酒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襄王時而荀卿
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史記
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

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注

明習故事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

以武節著名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漢書

分紀優寵之後加年老不拜迎以安車二句事文因之似誤

總領綱紀建武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以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續漢表

仲父秦宓爲師友祭酒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宴談宓卧如故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蜀志

奏立太學裴顧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開講堂築

門闕刻石寫五經傳暢諸公讚

忠蹇劉毅字仲雄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武帝受禪爲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咸寧初復爲博士祭酒晉書白帖云漢擢荀卿晉

詔選劉毅並爲祭酒也以荀爲漢人誤合璧因之又誤

袁瓌字山甫爲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若得給其宅也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晉書

杜夷字行齊世以儒學稱元帝爲丞相主敦

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收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上

東庠西序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者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于東庠序爲儀禮祭酒處于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崔鴻前奏錄

清官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建元元年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

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議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永明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南史

虎闥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闥而齒曹注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闥門之學翰曰虎闥教國子之學所也選

朱服何胤字子季爲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南史

不給兵力韓子熙累遷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豫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魏書

儒宗盧誕本名恭祖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周書

珍果遺母徐孝克陵弟也性至孝宣帝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

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啟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南史大建中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特貴縱辯眾莫敢當陸德明始弱冠往參焉便與抗對合朝賞歎舊唐書

世國師王承字安期爲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並居此職三代爲國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爲榮南史

國老民崇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時領國子祭酒尋勅侍東宮講讀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卒于官詔曰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

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朕用惻然

陳書賀德仁

與從兄德基師周弘正以文辭稱人事爲語曰學行可

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

唐書

敦陳義理元善周武帝時賜爵江陽縣公隋初遷國子

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

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

隋書

論難不屈楊汪字元度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

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太悅賜良馬一疋

上

從朕授官

許後胤常侍太宗講後爲睦州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卽求

致仕後胤對曰年老筋力不建望得私第時見闕處太

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胤陳謝不敢太宗曰朕

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

國子祭酒缺後胤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

舊唐

孔穎達太宗以孔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拜國子祭

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旣

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先是與顏師古等諸儒受

詔撰定五經正義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

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致仕圖形於凌烟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

開揆辭颺起

上

五無留語趙弘智篤孝通書傳父事兄弘安永徽初爲
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
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
百名馬一進國子祭酒弘安亦終國子祭酒唐新
瑞按三道則天稱制以權臨下不恠官爵取悅當時其
國子祭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唯貞觀故事祭酒孔穎
達等上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都尉赴上
惟判祥瑞三道而已至與博士助教雖有學官之名多
非儒雅之實上

官不擇才恒彥範爲侍中俄墨敕以方術人鄭普恩爲

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苦言不可帝曰旣不
用之無容便止彥範曰陛下自復位制詔軍國皆用故
事正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以孔穎達
爲祭酒如靜能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議
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不納上

廣儒祝欽明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
欽明與郭山惲希旨奏言皇后亦合助祭景雲初侍御
史倪若水劾奏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
爵實爲叨忝而消塵莫効諂佞爲能遂使曲臺之禮圓
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
人之不才遂至於此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欽

明左授饒州刺史上

處以散地楊綰字公權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賞判國子監事塵污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上

教本蕭昕字中明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上

琢碑偽號馮審為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如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偽號復大唐

二字從之上

監不寂寞韓愈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李翱行狀

宰相領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辟九經一百六十卷舊唐天成中祭酒闕中書奏祭酒之資歷朝所貴望令宰相兼判續通典

終身不恨丘靈鞠齊武帝初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

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南史

師貴道尊切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師貴道尊有來攸

尚匪曰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敷教流化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

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

教東序流化上庠曠官何仰溫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師氏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以三德三行教

國子又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也晉武帝時

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齊梁號為國師隋煬帝改國子

學為國子監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又改祭酒為大司

成光宅初改為成均監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皇太

子受業則執經講說皆以儒學優重者為之通典

兼侍郎五代時田敏任祭酒兼侍郎分紀

司業

少司成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龍朔二年改為少司成

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通典

試大學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祭

酒司業試之隋志

三世司業孔穎達字仲達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子志

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

美之唐書合璧云顏達子志終志終子惠元誤類聚新集

因之夫不讀本傳固也亦未見孔氏白帖耶

判定儀注章叔夏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章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判定訖然後進奏舊

請誦古詩郭山惲少通三禮景龍中遷國子司業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餘臣各有所陳金吾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中舍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

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雲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爲忤旨遽止之昔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因其預遊潛甲規諷審審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上

有儒者風陽嶠景龍末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誘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爲稱職奏修光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初爲國子祭酒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爲學者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歐之上聞而令所由

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

上

改名 歸崇敬字正禮大厯中授國子司業時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太師氏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簾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栒簾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

重行以作其事不行

上

徙斤

陽城字亢宗德宗時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誣

逐陸贄等城上疏極論其罪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時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少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士沈酗不率教者皆能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唐書

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郊季

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

上

舊惟茲陽公履道葆醇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

滯宣明德教進退作則動言是倣龕厲貪凌待公順之欺為譎詐待公信之今公于征執表儒門生徒上言稽

首帝聞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柳遺愛竭
嘗寫九經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爲讀
書不如寫書

監丞

影纓國子監丞東朝束帶銀榜增華西序影纓環林益
潤唐張燕公集

上書八千言趙鼎爲相時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
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
愛君之心誠可嘉朕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自欲賞之趙
鼎不答沈與求曰陛下如此何患不聞盡言言行錄
參事務設屬成均參釐政令庶事之務惟丞是司初寮制

博士

百官自正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典畧

秦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百官表博者博通古今士者
辨於然否漢官儀

藏書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
之漢書

詭對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
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反狀通獨詭對不反拜爲博士通
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
免虎口上

通諸家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

上

更稱先生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今爾雅能屬文章者爲人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子弟稱門人

漢舊儀

待詔金馬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公孫者以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漢書

傳業張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學以官祿訖與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藩茲史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元平時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贊

世爲博士孔子之後孔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生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延年生霸亦治尙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卽位舉爲博士官至丞相

上

鄒魯大儒韋賢字長孺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理尙書以時教授時人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

上

儒林之官 成帝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
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
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
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紀

省經章句 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十二萬博士弟
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 論衡

家法教授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先訪儒雅自是衛宏桓
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後漢

橫卷 翟酺字子超為大匠時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
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
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

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 上

天下宗師 朱浮為太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呈
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先建
太學造立橫舍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
傳而不絕 上

得生幾晚 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十五年不窺家園年
六十餘光武召令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於公
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缺拜為博
士

通儒 董鈞字文伯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
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

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八世博士歐陽歛其先伯和從伏生尚書受至於歛八

世皆為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東觀後記後以臧罪下獄

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歐陽歛

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上令陛下獲

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漢後

倚席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

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莠豎至於薪刈其下上李

絳請崇國學疏云博士有倚席之譏

道之淵藪高柔字文惠明帝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遵

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今博士皆明經

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

術帥勵怠惰也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

納之魏志

並授樂詳字文載少好學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

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孰悉畧不親

教備具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

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

近魏畧

教化隆俗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

世治性為時養器也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

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吳志

行為世表荀崧字景猷元帝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興其過廢寧與過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

晉書

勵俗虞徵字仲寧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

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任旭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通其更以博士徵之

上

賜席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拜於床下姚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親詣省病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博皆拜焉

載記

通儒嚴植之字孝源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

人南史

解析經理崔靈恩少篤學徧習五經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爲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樸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僉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上

祕惜不傳戚衮字公文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祕傳不惜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上

戚衮爲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太義間以劇談摘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衮說朝聘義摛與往度衮精采自若領答如流上

顧越徧該經藝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難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除五經博士上

崔景雋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雅爲高祖所知重賜名爲逸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魏書

熊安生字植之博通五經河清中陽休之特

奏爲國子博士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講周禮
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
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
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
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尙有阪泉之
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
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
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
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
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
畧爲優帝大悅賞賜優厚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

至京

北史

諸儒推慕權會字理正少受鄭易探蹟索隱妙盡幽微
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天保時爲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
教授不闕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
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
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
怠

立五后何妥字栖鳳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
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
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

上

易暉遠

字崇儒世傳儒學恒以教授爲務隋

牛引每稱爲五經庫文帝初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
生通一經者竝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
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
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
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
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
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
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
能測也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
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隋書
比史合璧誤以爲唐事文尾復以爲唐書更誤

儒稱博物王頰字景文江陵陷人關二十尙不知書也
其兄顒所責怒乃感激讀書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
累載遂遍通五經大爲儒者所稱周武帝引爲露門學
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爲而頰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
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開皇年令於國子講
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
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
六儒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馬光與張仲讓孔籠竇
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竝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

六儒

隋書

天中已

卷三十三

七

馬光字榮伯少好學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時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引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其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上

徐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遷太學博士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曾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微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

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駢言家又出已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梓莫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唐

陸德明爲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

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貞觀初拜國子博士上

谷那律貞觀中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楮遂良嘗稱爲九經庫新

龍朔二年改國子博士爲司成宣業通業

助教

醇儒何佟之字士威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

南史

沈峻字士嵩好學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

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上

張譏字直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親臨爲先輩推服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肌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譏弘正屈弘直危坐屬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懷然

上

劉蘭讀左氏五曰一遍兼通五經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爲儒者所宗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爲國子助教

嘗靜坐讀書有叩門者蘭命引入葛申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在誰
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
少時患死

北史

二人牽驢權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之日常乘驢
上下其職事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
唯獨乘一驢忽見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
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
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外
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
去家數里

上

經明交難陸德明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家大
眾遣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易
者授國子助教

舊唐

水寒於水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有士君子
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
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旣論難皆出諸儒意
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
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水生於水而
寒於水也武德中受國子助教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
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宋城人武德初歷
國子助教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

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上

功授高子貢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邢文偉朱敬則爲莫逆之交明經舉厯秘書正字弃官而歸以率鄉曲拒徐敬業弟敬猷之功拜成均助教上

行人

掌使馬融論語註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義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疏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宇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間間以諭諸侯之志歸賚以授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秋小行人賞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上

書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二二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活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若華君教使臣曰必諏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

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有禮

比宮文子

作

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

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襄三十二前襄四

行人公孫揮

習禮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聞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說苑

天中記三十三卷終

